

• 北京出版社 •

唐人著

金陵春夢

第四集

血肉長城

37
I247·4
26-3
3:4

唐人著

金陵春夢



第四集

血肉長城

北京出版社

館圖北
藏書京

B 424273

封面设计：王晖

唐人著
金陵春梦·第四集·
血肉长城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三十五印张
三十三万七千字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二版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 三万二千册

书号：10071·675 定价：一·五〇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一回

背城借一 唐生智苦守南京 1
隔岸观火 蒋介石痛斥美国

第二回

争侨汇 反觉醒 于心何忍 12
比杀人 赛淫乱 此仇难忘

第三回

奸淫掳掠食人肉 日寇疯狂暴行 23
见利忘义卖军火 美京秘密帮凶

第四回

誓做真汉子 冯玉祥表明心迹 34
误信假警报 韩复榘自投罗网

第五回

心向敌巢 汪精卫周身皆贱骨 45
魂归桑梓 王铭章满腔尽冤愤

第六回

长敌人志气 中国人拖住中国人 57
灭皇军威风 好男儿终是好男儿

第七回

鲁南奏捷 瞻国共合作好处多 69
徐州突围 叹军事盲动吃亏大

第八回

毁河堤 水深火热衰苍生 81
炸老蒋 心狠手辣有余憾

第九回

江水呜咽 援华英雄逝川东 93
战志昂扬 抗日旌旗到江南

第十回

苦心为敌 锦绣羊城陷贼手 104
奋起抗战 华南健儿挥义旗

第十一回

撤退武汉 投降条件难透气 116
小住长沙 战斗气氛感窒息

第十二回

唱歌洪波 安内攘外失重镇 128
滥调风波 前赴后继卫祖国

第十三回

长沙一把火 名城毁于蒋阴谋 140
星洲几通电 华侨痛斥汪求和

第十四回

日寇陷泥淖 豪傑华之战速决 152
老蒋求称王 命搭线之人先行

第十五回

机场遇戴笠 陈璧君有恃无恐 164
会场赞胡适 汪精卫推崇备至

第十六回

领袖飞西安 蒋介石大开方便门 175
党魁到云南 龙志舟诧见不速客

第十七回

昆明摊牌 副总裁原形毕露 187
重庆击桌 委员长大光其火

第十八回

河内响枪声 曾仲鸣先充替死鬼 199
前方有奇闻 张荫梧如此走曲线

第十九回

侨团回国 陈果夫疲于奔命 211
政府反动 陈嘉庚痛心疾首

第二十回

推三阻四 无非是破坏团结 223
乱七八糟 莫奈何难掩丑恶

第二十一回

排万难 侨胞誓必访延安 235
述百态 老幼异口斥重庆

第二十二回

罪不容诛 何行健降日打内战 247
臭不可闻 陶希圣投蒋作密使

第二十三回

皇军胆寒 华北华中齐祝捷 259
神人共愤 日蒋日汪是一家

第二十四回

暗算新四军 日兵伪兵皆帮凶 271
赞扬蒋介石 东京南京齐喝彩

第二十五回

千古奇冤 中共悲愤提警告 282
一本万利 美国旁观为赚钱

第二十六回

德军攻苏 蒋介石心向往之 294
日阀袭美 郭泰祺意外丢官

第廿五回

“剿共第一位” 大批蒋军降日 306
“中国之命运” 全仗汉奸掌握

第廿六回

又来一汉奸 又见重庆迎贵宾 318
三次大反共 三军继续投日伪

第廿九回

日谍抵渝 瞻鄂西之敌忽撤退 330
美将入川 为延安抗敌抱不平

第三十回

图收残局 庞炳勋降日走曲线 342
自抬身价 蒋介石飞印碰钉子

第卅一回

媚敌人人 新旧军官如此调动 354
杀勇士 美蒋扩大这般合作

第卅二回

游地狱 牛头马面皆神圣 366
招冤鬼 饭碗纸币尽陷阱

第卅三回

为钱闹重庆 国民党各派系吵架 378
应邀赴开罗 大师傅老妈子出马

第卅四回

金字塔旁 此人集数十代表于一身 390
祁连山下 此妇盼美国财团去开发

第卅五回

台澎还中国 开罗宣言墨未干 402
蒋宋赴埃及 改革汉字犹在耳

第卅六回

援华道真相 白宫与华人为敌 414
缅战创奇闻 统帅使盟军溃败

第卅七回

红旗卫乡土 日军胆寒表敬慕 426
白区筑机场 蒋党争权为图利

第卅八回

赞延安 西方舆论斥昏君 437
骂云南 边陲走私伤夫人

第卅九回

小姐操大权 李宗仁脸上冒火 449
大将变小偷 汤恩伯脚底抹油

第四十回

山城风雨急 谈判是假打击是真 461
湘桂烽火起 抗战属虚投降属实

第一回

背城借一 唐生智苦守南京
隔岸观火 蒋介石痛斥美国

话说日阀侵华，天愁地惨！国共合作，团结御侮。我中华民族以血肉作长城，誓必逐此强盗，还我山河！书接三集，却说正当汪精卫十二月六号在汉口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时，蒋介石在南京由宋美龄、端纳陪同，接见三位外国记者说：“南京危急！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他挥臂高呼，声色俱厉：“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进犯南京的日军拚命！”

记者们肃然起敬。蒋介石慷慨激昂说道：“现在情形很紧急了！自从十二月三号丹阳阵地突破之后，我军退守镇江，南京外围尽失屏障！现在日军已经攻下句容，句容离南京只有三十公里，日军目前分兵三路向这里进犯。”

“请问蒋委员长，”一个外国记者有点紧张：“是哪三路呢？”

蒋介石抓起一根马鞭，在地图上指指点点道：“这一路，自句容以北绕到阳山镇九华山的背面，沿小路攻我麒麟门；这一路，自句容正面二十公里的天王寺，沿石子路直攻我光华门东南十二里的淳化镇。这路由日军主力第九师团担任，附有机械化兵团，来势很猛。这一路，自溧水犯秣陵关。日本海军也已冲破了江阴封锁线直逼镇江，所以日军又企图越镇江，出龙潭而向南京近郊栖霞山进袭。”

“请问蒋委员长，谁在防守栖霞山？”

“川军刘湘。”

“谁守光华门？”

“五十九师俞济时。”

“现在战况如何了？”

“现在，”蒋介石不悦道：“枪炮声这样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不必问了。这七天来，双方相持于秣陵关北五六公里的酸巷镇以南地方，目前我军已转移到牛首山。”

“牛首山？”一个记者吃惊道：“那离开南京只有十五公里了。”

蒋介石冷冷地笑道：“现在，轮到我来请问你们了！你们是英美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日本好多事情不说句公道话？日本飞机在芜湖轰炸德和、大通两艘英轮，连同难民一起击沉，你们为什么不对日本攻击！”他起立：“日本炮兵又在芜湖轰击英舰飘虫号，你们为什么不向日军还击！”蒋介石顿脚道：“倒是苏联在帮助我们！”但他立刻岔开：“当

然，这是另一件事，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帮我！你们要我死吗？听！你们要用日本大炮打死我吗？”蒋介石惨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客人们怔着，宋美龄连忙插嘴道：“记者先生，委员长这几天心情不佳，请你们别问了，我们在汉口再见吧。”

端纳接着说：“记者先生，委员长的愤慨是有理由的，我可以为他补充。开战以来，中国并未在任何西方国家中获得军事援助。当英国以少数飞机卖给南京时，声明不供应必要的武装，以致不得不再向其他地方购买机上所需的机关枪。甚至中国得不到一架英国装备的客机，那是专供运输用的，希望从香港飞出。”端纳瞅一眼蒋介石：“我奉命同港方交涉，费了很多唇舌，伦敦才勉强答应把在香港装备与起飞的三架飞机，一律改成救护机的形式，并且担保这些飞机将来不作其他用途。”端纳皱紧眉头：“事情还有更糟的，澳洲政府拒绝一架从美国运澳装置后转飞中国的波音机出境。”

“为什么？”一个记者问道：“中国向美国买飞机，直接从美国运来不好吗？”

“诸位不清楚。”端纳微叹道：“美国走的是中间路线，他绝不帮助中国抗战！美国还向日本矢言：决不许美国飞机由美国的船只运往中国。在这情形之下，所以不得不假道澳洲。但澳洲总理竟通知日本总领事说：有一架属于中国的飞机将从澳洲飞出！”

“后来呢？”

端纳不作正面答复道：“后来这一架孤独的飞机不能自

行飞离澳洲。只因当地政府惧怕日本的武力。”

“中国抗议没有？”

“中国，”端纳透口气：“中国因为对国际法，对条约，对国际势力，以及对英美信誉依赖过深，以至蒙受了重大的牺牲！”

“请问端纳先生，”一个记者急问：“你也是外国人，而且在香港办过报，请问你对这些问题有何批评！”

端纳眼珠一转，起立道：“不错，我也是外国人，但我同蒋委员长夫妇的友谊很好，我同情他们！因此今天中国演变成这样子，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英美还不想办法，却让苏联同中国共产党受人爱戴，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政策太笨，笨到将要同日本同归于尽！”

大厅上的空气冻结着，前线炮声隆隆，难民呼号之声不绝。蒋介石倏地起立，紧绷着脸孔点了点头，同宋美龄离去。端纳刚要举步，记者们一把拖住了他，要他再答复一个德国调解问题，同时宋美龄的声音也响起来：“端纳先生，快来！”

端纳忙不迭答应宋美龄，匆匆忙忙答记者问道：“德国的调解是个极大极大的秘密。外面有传说，让它去，你们千万不能透露。万不得已，最多给报馆做个参考资料，这一行我干过，我懂得，如果因为你们把它公开而误了大事，那我们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损失无法形容！你们也是外国人，深信这一点会同我合作……”

“为什么西方国家会在中国有损失？”

“孩子！”端纳皱眉道：“一句话：这个仗打下去，中

国人会觉醒起来的！中国人一觉醒，那不但日本糟糕，我们的种种利益也将完蛋！所以这个仗不能让它打下去，应该叫他停止！你懂吗？”端纳跨过门槛又折回头来，用他低沉的嗓音说道：“孩子们！多多研究中国的历史，你们太不够了！还有，你们赶快上飞机，日本兵离南京不到十三公里！”说罢便走，但又回过头来，“你们应该抨击，说国联对于日本侵华的处理，竟把九国公约的适用议决无定期延缓，于是助长了日本兵的威风，刺激了中国人的同仇敌忾，有利于共产党的成长，实在非常之笨！”他顿脚：“笨得象一口猪！”说罢奔向内室，只见宋美龄正在指挥侍卫收拾行李，端纳问道：“马上走吗？”

“不，”宋美龄道：“过了今晚再说。本来他要等一等华盛顿的消息，会不会来个突变的奇迹，但现在他不等了。他说明天就走，刚才训话去了。”宋美龄幽怨地瞅他一眼道：“刚才记者们好象没有问南京可守多久。”

“没有。”端纳疲乏地往沙发上坐下：“南京最少可守六个月，这是你丈夫的名言，谁都知道，他们也不必问了。”

“但是，”宋美龄对着镜子洒上香水，“咳，如果来得快的话。南京不过守了六天！”

端纳苦笑道：“这是你丈夫‘实则虚之’的例子，你丈夫是这么一个军事家！”

“你又在骂他了。”

“我骂他？”端纳长叹：“你去问问所有的高级将领，谁不在为他的战略天才感到奇怪？他把二十多万军队死死地

堵在南京城里，既不下令出击，又不下令撤退，正合了你们那本有名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描写长板坡前的曹军那样：‘战又不战，退又不退。’你说这算是什么战略？”

宋美龄瞪眼道：“那你为什么不同他说？”

“我？”端纳苦笑道：“旁的事情勉强可以谈谈，军事问题谁都不敢同他建议，你丈夫自以为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军事天才，他允许我这个外行插嘴吗？”

宋美龄挨着端纳坐下，眯着一双眼睛，低声问道：“你知道他为什么把二十万大军堵在城里？不进、也不退？有人说这是要把大部分的杂牌队伍消灭掉，省得他们投入共党怀抱！也有人说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其实唐生智是不赞成陶德曼调解的，唐主张抗战到底，唐有共产党嫌疑。他就来个将计就计，就命令唐死守南京，来个一网打尽！”宋美龄笑道：“他一点不糊涂呢，他说他把二十万大军搁在一个地方，动弹不得，坐着挨打，经过一些时候，仗不打了，那些杂牌队伍和唐生智他们也死光了！”

端纳顿足道：“他还是糊涂！”

“我一点不糊涂！”那边厢蒋介石召集守城大将训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军委会的负责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说中日将要停火。”他慷慨激昂：“这个仗我要打下去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南西北，奋起抗战！一直把日本人逐出国境！所以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二十万队伍交给他指挥，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现在我要到总理陵墓告别，只请唐总司令同去，你们回防地指挥去罢！”将领

们立正时的马刺一片响，黯然目送蒋介石同唐生智走出会场。车在陵园石级前停下，炮声震野，哭喊连天，蒋介石作伤感状道：“孟潇，想不到，想不到……”

“委员长！”唐生智劝道：“事已至此，悲伤无益，请委座赶快离开，孟潇等在此杀贼，义无反顾！”

“孟潇！”蒋介石作关切状道：“听说守卫部队的将领们不大听你的命令，是么？你先说说看，有哪些人在这儿？”

唐生智淡淡地答道：“二十几万将士之中，有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叶肇的六十六军、俞济时的七十四军、宋希濂的七十八军、孙元良的七十二军、王耀武的五十军、还有顾祝同、上官云相、胡宗南、薛岳、香翰屏、刘兴、陈诚、刘建绪、罗卓英、张发奎、廖磊、唐式遵、潘文华等部分队伍。希望能搞得好，不过争取最后胜利，一定要团结御侮，今天孟潇同委座是生离还是死别，不得而知。不过孟潇一定要告诉委座，对于延安，我们的态度似乎硬了一点，根据各方面所证实，延安是的的确确在同敌人拼命，所以……”

蒋介石不等他说完，一头钻进车里，叹道：“孟潇，我明白了，我们过去是错了！你好好地替我卫戍南京。我一到汉口，一定要把团结御侮的工作做好，你放心。”接着匆忙回到官邸，翌晨登机凌空而去。

唐生智还以为蒋介石真的大彻大悟了，满腔热诚，准备死守。不料发出十个命令，顶多有一个命令勉强行得通，唐生智悲愤莫名。最后他明白了：原来除了蒋介石在汉口“直接指挥”之外，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还留在城内，而且

分辖二十万大军的将领们，各人有各人的来头，唐生智简直毫无办法，急得打转。在总司令办公室中一筹莫展：不准进攻也不准后退，二十万人挤在一撮，到后来算是把指挥权交给唐生智，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攻既困难，退又不能，军令又不贯彻，这下糟透！但还有更糟的事情在后头，在饱受轰炸炮击之后，十二日那天日军由光华门、通济门、武定门等分别冲入，巷战开始。南京四郊汤山、淳化、雨花台等相继失陷，情况已万分紧急，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可下来了。他给二十万大军指定了一条同一地点的退却路线，一声令下，二十万人象集体赛跑似的撒腿便跑，从新街口到挹江门路上，挤得满满的，人仰马翻，互相践踏。守城门的师长要设法把自己队伍先撤，禁止他们通过，于是双方还没有同敌人对过阵，却自相残杀起来，一阵机关枪乒乓乱打，死在城门口的不计其数。

下关一带也是乱七八糟，到处是退下来的军队，抢着要过江逃难，自相践踏与残杀，长江里漂满了抗战队伍的尸首。下关码头挤得更是一塌糊涂，江岸堆满了千千万万的箱笼物件，上面贴着什么部署的条子，既无秩序，也没区分，更谈不上适当的管理，火光和哭喊声连成一片。

唐生智焦急地听部下报告道：“江岸堆满了的东西，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公物，大多数是官员们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就是钢丝床、沙发、桌椅、梳妆台、洗澡盆也应有尽有。特别惹眼的，江岸上还排列着几只朱红油漆、晶晶发亮的大小马桶，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小姐的出阁嫁妆，据说也在急运之列。码头上的押运官兵在武装保